

與好友林建的一些合作掌故

我與林建相識，已逾半個世紀，他於 1964 年入讀香港大學的時候，我是大二。由於他讀 BA 專修數學，我讀 BSc 雙修數學和物理，所以第四年我讀 BSc(Special) 專修數學時便與他一起上課了。

與林建的第一次合作，是在 1965 年 12 月香港大學理學會銀禧紀念科學展覽會的策劃及籌備工作。第二次合作，是在 1967 年春季學期在代數班上合夥研討梁鑑添老師分派給我們的課題。(不過要作報告的前一晚，忽然接到林建來電，他在暗室裏因為驅趕蟑螂，情急之下大力揮舞手臂，導致脫臼，進了醫院，翌日只好由我代他作報告。還好我們一直努力合作準備，故沒有大問題，順利登場!)

與林建的第三次合作，是在 1970 年代初期為一份以中學生作讀者對象的本地月刊寫作數學專欄，輪流每月供稿一篇。當時我們用的筆名分別是「林老師」和「蕭學算」。第四次合作，從 1970 年代後期開始，大家共同探討一些數學問題，合作撰寫學術論文，在 1982 年也出版了數學普及讀物《概率萬花筒》。

林建有恩於我，至少兩次。以他為人之瀟灑俠義，相信他早已忘掉了。

在 1967 年暑假，我們快將赴美研究生院攻讀數學，林建約同我一起讀些書，好充實自己的底子。我們選定了由復旦大學講義編成的課本《實變函數論與泛函分析概要》(1960) 及 Lars Ahlfors 的 *Complex Analysis* (1953)。每天上午，我跑到梅舍堂 (May Hall) 與林建一起鑽研書中的內容。林建非常用功，放暑假也不回家，留在宿舍讀書。如此這般，我們也讀了幾個星期，直至有一晚狂風雷雨，梅舍堂毀了一半，宿生必須撤離，我們的讀書計劃才告中斷。1968 年春我在哥倫比亞大學 (Columbia University) 研究生院考資格筆試，就是憑那幾個星期下了的工夫，使我通過了實力較弱的數學分析那一科的關!

另一次是在 1975 年 8 月，我回到母校香港大學履職，甫抵埗向數學系報到便獲悉被派任教「排隊論」(Queueing Theory)。當時我不只不懂「排隊論」為何物，就連概率論也沒有真正讀過，即使隨機變量 (random variable) 也只是聽過有這個數學名詞而已! 幸好林建當時在統計系任教，他的工作間在紐魯斯樓 (Knowles Building) 七樓，與我的工作間相距僅五層樓吧。於是每天下午，不是我上去七樓便是他下來二樓，先由他給我「惡補」幾天概率論，然後重溫 1967 年暑假的共讀時光，一起研讀 Robert Cooper 的 *Introduction to Queueing Theory* (1972)。到了十月中開課，我便有信心踏進課堂與學生討論「排隊論」了。後來，我也旁聽了林建的基本統計課，得益匪淺。剛才宣佈林建教授的學生出來與他拍合照時，我是很想出來參加一份的，但見到有那麼多人圍在林教授身邊，我又不好意思也去佔位。

結尾，我想說一則故事，以見林建一貫的豁達襟懷。恕我不揣淺陋，舞文弄墨。(固然，那是肯定遠未達致剛才聽到節玄兄所作的詩那種境界。) 1981 年暑假我與林建到芝加哥

(Chicago) 與好友於德 (Clement Yu) 共作科研，我和林建蝸居於一處很小的公寓，晚飯之後談天說地，樂也融融。有一晚我有感而發，自擬「打油對聯」一副：

有志圖當巨擘，也曾躍躍欲試。

無奈只成雜家，始終耿耿於懷。

林建卻認為對聯的話，過於傷感，不夠積極，遂把它改成：

有志圖當巨擘，也曾躍躍欲試。

無意竟成雜家，何需耿耿於懷。

四字的差別，具見林建豁達樂觀之襟懷，充滿如今流行說法的所謂正能量。

我是名符其實的九流雜家，涉及的皆隔靴搔癢而已。林建卻是雜家中的殿堂級大家，從他的博士論文調和分析的 **Tauberian Theorems** 至概率統計，再至經管金融，成為香港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學系的創系講座教授，樣樣皆精，桃李滿門。雜家至此，真的何需耿耿於懷！

祝林建七十生辰快樂，祝林建與 Sef 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！

蕭文強

2015年5月30日 (林建七十生辰宴會)